

醒时的梦 醒时的梦 五千年智愚路 乡关何处 太极之野 乡关何处 太极之野 乡关何处 太极之野 乡关何处 太极之野
 大江风雷 大江风雷 烟水江南绿 丛莽林中独语 丛莽林中独语 丛莽林中独语 丛莽林中独语 丛莽林中独语
 醒时的梦 醒时的梦 五千年智愚路 乡关何处 太极之野 乡关何处 太极之野 乡关何处 太极之野 乡关何处 太极之野
 大江风雷 大江风雷 烟水江南绿 丛莽林中独语 丛莽林中独语 丛莽林中独语 丛莽林中独语 丛莽林中独语

· 小说 ·

U
A
N
W
E
N
J
I

艾煊文集

太极之野

第八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艾煊文集第八卷

太极之野

小说卷

艾 煊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艾煊文集/艾煊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 7

ISBN 7-5321-2420-7

I. 艾… II. 艾… III.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IV. 121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0902 号

特约编辑:费振钟 艾 涛

责任编辑:邢庆祥 张 森

装帧设计:潘小庆 王志伟

艾煊文集(1-8 卷)

艾 煊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地址: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 @ publicl. sta. net. cn

网址:www. slcm. com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省扬中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06.5 插页 40 字数 2,583,000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1-2420-7/I · 1918

定价:180.00 元(套)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511 - 8323341

艾煊文集

第一卷 五千年智愚路 · 散文 ·

自序

一、五千年智愚路

二、金陵 秣陵

第二卷 烟水江南绿 · 散文 ·

一、桃溪古渡

二、烟水江南绿

三、斑斓大地

第三卷 醒时的梦 · 散文 ·

一、醒时的梦

二、人之初

第四卷 丛莽林中独语 · 散文 ·

一、丛莽林中独语

二、艺与文

三、短笛无腔信口吹

四、茶之余

五、鸿蒙浩茫

第五卷 大江风雷（上部）· 小说 ·

第六卷 大江风雷（下部）· 小说 ·

第七卷 乡关何处 · 小说 ·

第八卷 太极之野 · 小说 ·

一、刘鹗外史

二、仓颉之过

三、散发弄扁舟

四、太极之野

五、他

电影文学剧本

风雨下钟山（存目）

后记

艾煊文集编委会

顾 问：陆文夫

主 任：杨承志 王臻中

副主任：唐金月 赵本夫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臻中 成正和 朱苏进

杨承志 范小青 赵本夫

赵 恺 唐金月 黄蓓佳

刘鹗外史·····	3
仓颉之过·····	183
散发弄扁舟·····	301
太极之野·····	369
他·····	480
后记·····	487
艾煊文集总目录·····	488

太 极 之 野

小说犹如一条条长长的历史之河在流淌，积淀了文化的底蕴。

《刘鹗外史》写了刘鹗在多年中所经历的社会生活，官场上的艰险，立业上的艰难，写出了一个人文化人的独特感受。其一段一段的生活片断，组成了一部富有文化意蕴、社会生活画面宽广的文学作品。

《仓颉之过》写一个大家庭从清代开始受“文字狱”迫害，所影响的几代人的精神世界。以有形与无形的笔墨，把现实与历史勾连起来，激发读者从历史的高度认识生活，从有限的画面中领略多种情味。

《散发弄扁舟》则是通过一个因通奸而被封建宗族私刑处死的女人后代，几代人的延续，写出社会底层人们的痛苦与挣扎。

《太极之野》是通过几个人的叙述,几个不同人物对一个时代的感受、认知、抗争与思索。

《他》写了一个遭受精神摧残而患上奇特“恐美症”的画家,无奈之下,改行为文稿校对人员的惨痛人生经历。从小人物的故事反映一个时代中的悲剧,是对某些社会现象的一种透视。

刘鹗外史

1

大清朝的江宁府,位于长江与秦淮河的交汇处。城外与城内,山缠水,水绕山,山水相依。城外群山连绵,河道纵横。城内也是群山连绵,河道纵横。山水之外,又多树林。这是一座山城,水城,树城。黄梅雨北移后,盛夏来临,江宁府又成了一座有名的火炉城。

此刻节令虽已入秋,但今年秋老虎炙人的炎焰威势,仍如盛夏一般,到处弥漫烟薰火烤的空气。

直到太阳落山以后,秦淮河边蒸腾的暑气才迟迟缓缓地,稍稍有点微散之意。

刘鹗才三十岁,过早地发福,体胖,怕热。晚饭后,洗过澡,不拘形迹地穿了一件无领绸汗衫,从客栈闷热的楼上,缓缓地走下来。手摇一把细叶葵扇,从从容容地朝有点水风凉意的泮池边走去。

这泮池,是按照两千年前鲁国学宫前边的半月池复制的,但比鲁池大得多。此泮池位于文庙棂星门外,左首是江南贡院,皇上选取官员的乡试考场。泮池便成了博取举人学位的众多考生们,象征性的洗墨池。江宁府的这一处月形泮池,为全国独一无二的特大洗墨池。别的泮池多是一汪死水,即使是活水也不过一条小水沟。南京夫子庙的泮池,两头连着活水长流的秦淮河,淮水穿泮池而过,流出西门水关,再往下流去,通向浩浩万里长江。考生们在这池里洗墨,想来前程必如长江一样万里辉煌。

刘鹗站在泮池边的石驳岸上,眼望池水对岸的那道一百多米长的影壁。有考古癖的刘鹗想,这是他从未见过的大影壁。这,确是中国几千座文庙泮池前,几千座影壁中最大的一座影壁。

火炉城里的南京人是经过千年火烤烟薰过的,像孙悟空在老君炉里磨炼过的一样,空气这么滚烫的晚上,沿河两岸的河房里、游船上仍是灯火通红,如同熊熊的炉灶一般,发亮,发热,发烫。

秦淮两岸的河房,楼上楼下,挂满了一排排烘托酷热秋老虎的红灯笼。箫笛琴笙,娇声柔曲,从河房的绣帏锦窗里飘飘荡荡地飞落到河上。河房里的笛声、琴声、曲声、歌声,与在河上缓缓游走的画舫中的细乐声相应和。

河房和画舫,这艳红的甜丝丝的温柔很是撩拨人的情欲。有冶游之兴的刘鹗,此刻不想进河房,也不想乘画舫,只轻轻缓缓地沿石埠河岸信步。到了那座木板文德桥的桥头,也不想走过桥去寻王羲之、王献之和桃叶桃根的旧迹。转回头来,仍在泮池边摇扇徘徊。

秦淮河水,从远处的溧水、句容流到南京城下,流到通济门附近分成了两股,一股在城外绕着城墙走,变成了天然城濠;另

一股从东关头流进城里，流到西水关出城。这条在城里游走的河被称为内秦淮，这十里内秦淮，一向是南京城最绮丽繁华的区域。浸染透胭脂香粉花露水的十里秦淮，沿河两岸茶楼酒馆、歌台妓院一家连接着一家，串成了一条挂在南京脖子上的金粉项链。

十里秦淮的中段，有一座夫子庙。夫子庙，是祭祀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的圣庙。夫子庙周边，秦淮河两岸的几十条街巷、几千户人家的一大片地域，也泛称夫子庙。这泛夫子庙是多种文化搅拌在一起的杂色布，是颜料店里的一块抹桌布，红黄青紫蓝白黑随意粘连在这一块抹布上。

是这么一种奇异组合的社会。一边是夫子之庙、泮池、贡院、书肆、墨店、碑帖铺，地道的文苑圣地；一边是河房、乌衣巷、石坝街、歌台妓馆、酒楼烟馆，醉眼迷离的销金窟。

秦淮河有如此容人之雅，洁净与糜烂，清流与浊浪，黑墨汁与胭脂泪，竟能如此和谐共流。

柳如是、董小婉辈明末清初的秦淮八艳、十美，早已风流云散。但十里秦淮两岸新的八艳、十美，一代一代的后继者们仍源源不绝地住进了这旧的、重新油漆过、重新装修过的红灯香巢。那些倾城绝色，在这些华屋里居住的时间，通常不过十年八年，顶多十来年。花开花落，残红流水，烛烬焰灭。运命好的为人妾，其次则青灯黄卷了残生。也有转入陋屋，继续任市井无赖之徒蹂躏。

2

二十年前，曾国藩从洪秀全手中夺得了金陵城。这位战后首任的两江总督大人，修复残破金陵的第一桩大事，便是在这十

里秦淮沿河两岸的废墟上，迅速兴建了一批香艳的储娇河房。这两排数千座河房之间，夹着一道活水长流的秦淮河。曾大帅又从湘军的长江水师中，拨出了一批轻型战舰，改装成艳丽的画舫，游荡于红灯笼光彩照耀的十里秦淮河上。于是，繁华的金陵形象，便从废墟中竖立起来了。

老九曾国荃攻下金陵之日，纵兵大掠大淫七昼夜。金陵城的美女、金银、珍宝，几乎全部落入了湘军囊中。无法向北京老佛爷的皇库做交待，曾老九灵机一动，干脆放一把漫天大火，燃遍金陵全城。一切需要结算的账目，统统交由祝融先生去向皇上禀报了。

南京人是健忘的，南京城的生命力也极为顽强。历史上，南京城曾多次被毁灭，又多次复苏、新生。就连语言，也曾彻底毁灭后又再生。南京原是吴语区，先是山东来的司马皇上，后是濠州来的朱皇上，把吴语花草彻底连根铲除了，后栽上的蓝青官话也已长成了参天大树。南京人嘴里含着萝卜的奇妙发音，使金陵人荣获了“南京大萝卜”的美誉。

曾老九制造的半城死尸、半城瓦砾经过清理之后，新的商店又放爆竹开业了。主要街道两边，一排排新的三层楼房竖起来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砖墙木柱，难以承受多层楼房的重压。南京商店店面向来只盖两层，楼上住人，楼下开店。第三层是假楼。沿街那一面的二层楼顶上竖一面舞台布景似的假墙，装上窗户，挂上招牌横匾，像是很有气派的第三层楼，但窗户和招牌的后边是空的，只有屋脊而已。中国砖木结构的传统建筑大多为平房，偶有二层楼房。有了如此醒目的三层楼，便显得十分壮观了。

湘人曾老九是位善于涂抹色彩的画师，他在南京涂染的血与火的鲜红色调，在大街上是看不到了。血与火幻化成破砖碎

瓦。只有僻街小巷和深宅重院的后几进废墟上,才可看到一座座小山丘似的,无法运出城的瓦砾堆。

顽强韧性的南京人,不屈不挠地清理废墟,重建新城。在此之后不过二十年,刘鹗在秦淮河边漫步时看到的,已经没有了十年激战后残破的遗痕,眼前闪现的是五光十色的绮丽繁华。

十里秦淮,是金陵城的艳丽舞台。在这舞台上表演的主要演员柳如是、董小婉、李香君们,若迟生在现代,当是银幕、荧屏或画坛、诗坛上才华出众的艺术家。

刘鹗当时不可能预测到,在他百年之后,这十里秦淮两岸夜总会的坐台小姐们,是幸还是依旧不幸?

十里秦淮,一向是高洁与庸腐两种文化交汇之所。刘鹗之后,又过了百年,高洁的文化宫与庸腐的夜总会也在此和谐共居,难以剔别清浊。

3

刘鹗在这繁华灯彩的秦淮河边,轻轻缓缓地摇扇漫步,心中没有任何既定的目标,眼里也没有任何脚踏实地的目的。轻缓漫步,仅是休息而已。

“铁云兄,久违了。”迎面走过来一位朋友招呼他。在繁灯如昼的光照下,看清了,此人是塾中旧友王会申。

两人相对拱手为礼。

刘鹗说:“万万想不到在这里碰到你。”

“铁云兄是来赶考的吧?在哪里落脚?”

“就住在状元境的高升客栈。”

“好彩头。又是状元,又是高升。”

“状元境,这是个让人倒霉的地方?”

“哦，你对《易》深有研究，这条街有什么风水上的讲究？”

“状元境，是秦桧发迹的地方。谁愿意做秦桧那样的状元？我不想考了，准备明后天回家。”

“老兄一向是豁达的人。我想，决不会因这点小不愉快，就会做出有碍前程的事。”

“小弟本来就是不愿来应考的。”

两人走进了河边的一家茶舍，半河半陆的水阁子。在临水窗下的茶桌边，面对面坐下了。跑堂的送来了两盖碗茶。靠里边有一个姑娘在唱小曲，一个老人弹琵琶伴奏。

两人无心听曲。

王会申说：“你一向欢喜出奇致胜，这又是一次。本是到江宁府应乡试的，来了，三场未考完，又要回家。既如此，当初你又何必来呢。”

“不是我想来博取功名，是母命难违。”

十年前，刘鹗二十岁的那一年，是奉父亲之命来报考的。回去禀告双亲，成绩不佳，名落孙山。实际上是自我放逐，未终场即归。这一次秋闱，是父死后，奉母命来考。他又故技重演。

“奉慈命来考，你是个大孝子。但是不考个结局就走开，岂不有违你做孝子的初衷？”

“我实在厌恶这类仕进。”

“我知道你老兄是散淡的人。我当然不会劝你为功名利禄去辛苦奔波。你要回府，不妨搭我的船一道走。路上有伴，也不寂寞。到了京口上岸，到舍下小住几日。多时不见，我们再去作一次金焦北固之游，如何？”

“太好，太好。从上天凭空掉下来了你这位妙人，又愿伴同我这个俗人作一次京江妙游。好，一定遵命。什么时候起锚开船？”

“有位亲眷要附搭我的船同行。明天等他一天,后天一大早开船。”

“明天不走,明天去游栖霞如何?”

“栖霞要到深秋初冬,枫叶红了才好看。不如舍远求近,明天就作城南郊外一日游如何?城南的胜迹很多,近处有聚宝门、瞻园、凤凰台、雨花阁;远处有菊花台、花神庙,足够一天盘桓。”

4

刘鹗和王会申约好了,早起漱洗后即出门。两人一同在夫子庙藕香园吃早点,薄皮馄饨、小笼汤包、千层糕、鸭油酥烧饼。

聚宝门离夫子庙不算远。吃了早点以后,两人安步当车,边走边聊天。

走到了聚宝门庞大的瓮城脚下,沿着长长的跑马驰道向上,登上了城头。再沿木梯,上到辉煌谯楼的最高一层。楼门锁着。两人在屋外转廊四周,走走停停,向远方眺望。

隐隐约约看到了远处高高的鸡笼山上,那座测星的北极阁;还有稍下一点的黄泥岗山顶上,那座高耸的全城中心点鼓楼。

王会申说:“金陵的气势,全在武乡侯诸葛亮的那句名言上: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真帝王之宅也。”

刘鹗说:“那是六朝时代的金陵。现在不同了,现在金陵的上国恢宏气象,就要看这百里高墙,十三座雄关锁钥了。”

“老兄擅长考据。你当然知道金陵是天下第一大城,但你知道否,这金陵城墙是用多少块城砖垒起来的?”

“你这道考题太玄了,我只好交白卷。想来,你王会申是可以成为钦点的城砖状元了。”

“不敢掠他人之美。确有书呆子认真测量推算过,砌南京城

墙共用去同样大小的陶砖、瓷砖三万万八千万块，还有每块一千斤重的条石数十万块。”

他们漫步到了镗楼南边的走廊。城门脚下是长干里渡口，行人可以摆渡过河。越过外秦淮河，对面是一大片雨花台丘陵，十几座高高矮矮或浑圆或锥形的山峰。

王会申说：“可惜看不到大报恩寺的琉璃宝塔了。”

大报恩寺琉璃塔，是初明的第三位皇帝朱棣为纪念惨死的亡母而修建的，被西方人称为中古世界的七奇之一。可惜二十年前在洪秀全、杨秀清的内讧中，被过度嗜杀的北王爷韦昌辉炸毁了。

刘鹗说：“我们过河去，到大报恩寺塔的遗址上，拾点宝贝回来。”

“只有破砖头碎瓦片，哪里还会留下什么宝贝等你刘二少去发财。”

“破砖碎瓦、残碑断碣、尺简片牍，这都是先人的劳绩。破砖头碎瓦片，比八股文章有价值。八股文是一张官票，只有眼前的世俗做官价值。破砖碎瓦中，有永恒的文化价值。会申兄，那些破砖头碎瓦片，乃千古之圣物也。”

“铁云兄所言极是。难怪你书斋中有那么多的破罐子、碎陶片。”

“那都是我在父亲任上读书时，闲来无事，在一些废墟上捡来的。河南省的废墟特别多。”

“失火后的废墟？”

“古代人仙逝后留下来的废墟。废墟不废。废墟中有大千世界，有人物，有故事，有历史，有功业，有创造，有悲欢离合。我的书房，就题名叫‘废墟斋’。”

5

南京回民多，回教馆子也多。这些清真馆子名符其实，又清又真。刘鹗和王会申，走进外秦淮河南岸长干里的一家教门馆子。店面不大。吃个便饭也不须择店。两人看看太阳，吃午饭还嫌早。但再往前走便是郊野，难以找到饭店。不如就在此处吃顿早中饭。

看到来了两位斯文的书生，老板亲自出来招待。

“小店没有山珍海味，但是有一样别处少有的绝活，全鸭席。请二位赏光。”

王会申问：“你这全鸭席，有些什么品味？”

“全鸭席，不作兴有外味，总是围着麻鸭转。蒸炒炸烩，连带汤汤水水，一共十八品。外加鸭油鸭肉鸭肝点心。常见的烤鸭、卤鸭、红烧鸭块，这不算奇。鸭舌炒笋，鸭筋炒绿豆芽，鸭掌烩鸭翅，鸭肫丝拼南腿丝。”

刘鹗说：“好了，不要再数家珍了。我们吃过还要赶路。你拣又好吃又容易做的，随便端几碗上来。要快。”

“二位要什么好酒？”

“酒免了，晚上回来再吃。”

饭后，在街头雇了两条候差的毛驴，直向南郊颠去。在路边的一家烧饼油条店里，买了十根油条喂驴子。南京赶路毛驴有此嗜好，几根油条下肚，它便健步如飞。享受不到这顿美食，它会慢慢吞吞地磨洋工。

南郊的花神庙村是个大村，家家有花圃，户户有向阳花房。白兰花树种在花缸里，小缸种大树。白兰花是花神庙村数百种花卉中，最负盛名的香花。这一带村农种花兼种茶，花农拿白兰